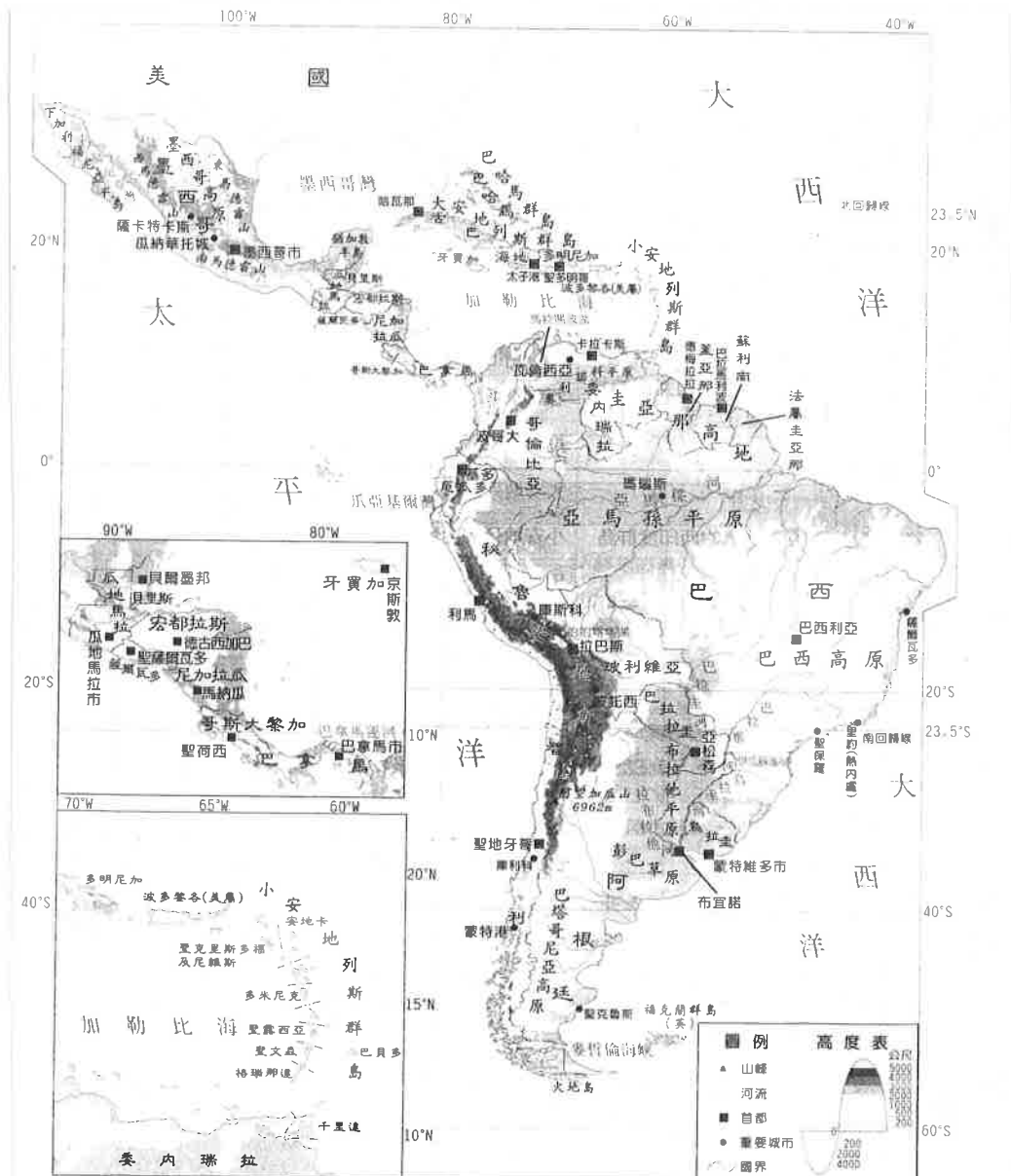


新聞地理學習單

移民專題：中南美洲的難民危機

(本學習單為本學期重要個人成績依據，請詳盡作答，閱讀資料如有不足，同學可使用手機查閱相關資料做為參考補充)

- 一、請你將老師提供的閱讀資料，先研讀一遍，並將重要的地方畫線，以作為回答問題的基礎。
- 二、中美洲的難民主要來自哪三國，南美洲的委內瑞拉在哪裡，請你在地圖中標示出來。
- 三、閱讀文章之後，請你深度分析，中美洲這三國發生難民潮，背後的原因有哪些？請申論（學習單空白處不夠用，可自行加紙張論述）
- 四、委內瑞拉近年發生經濟及政治危機。請問：何謂「荷蘭病」？委內瑞拉為何會發生荷蘭病？請你閱讀文章之後，分析、論述委內瑞拉經濟危機，及造成國人出逃的原由。



中美洲兒童「入侵美國」背後的真實故事

2014/10/04 公共論壇 (/op-ed) 南方國際 (/taxonomy/term/27271)

Aviva Chomsky (/author/aviva-chomsky) 麻州薩勒姆州立大學的歷史學教授、拉丁美洲研究專家、著有《移民如何成為非法》(Undocumented - How Immigration Became Illegal) 一書

譯者 / 許越如 (/translator/%E8%A8%B1%E8%B6%8A%E5%A6%82) 南方國際編譯團隊成員

【編按】據媒體報導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301>)，去年10月至今年7月，多達5.7萬名無成人陪伴的中美洲兒童由墨西哥越過邊境進入美國，震驚美國社會，並引發嚴重的人道危機。而美國國內對於該如何非法移民現象，引發激烈爭論。移民人權團體和反移民團體更為此數度走上街頭，各自闡述其訴求。

本文原載於網路媒體《Tom Dispatch (<http://www.tomdispatch.com/>)》，原文標題為“The Real Story Behind the ‘Invasion’ of the Children (http://www.truthdig.com/report/item/the_real_story_behind_the_invasion_of_the_children_2014)”。作者艾維雅·喬姆斯基 (Aviva Chomsky) 為美國知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 之女，她回顧了「人道主義立場」以及「美國人民優先」這兩派的說法。更犀利地指出這兩者看似對立的言論，不僅沒有幫助人民看到移民問題的核心，同時也使得共和黨、民主黨兩黨，無需為長年以來惡劣的中美洲政策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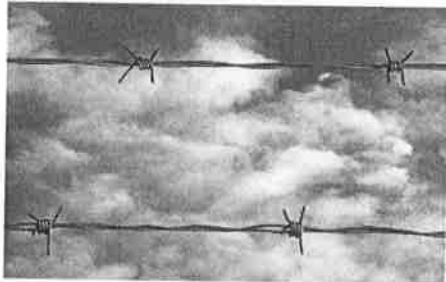
【2014中美洲兒童難民湧入美國】系列文章

- 系列一〈中美洲兒童「入侵美國」背後的真實故事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85>)
- 系列二〈中美洲難民危機：美國製造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357>)
- 系列三〈為什麼兒童難民逃離宏都拉斯？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408>)
- 系列四〈為什麼尼加拉瓜的窮人不偷渡去美國？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559>)

不論你認為這是諷刺還是場噩夢，但原先中美洲兒童穿越美墨邊境的「危機」歷時數月狂熱和憤怒辯論後，現在已從新聞上退燒。雖說至今已累積大量的新聞報導及相關討論，但隨著「危機」與憤怒的解除，大家也逐漸轉移關注的焦點（儘管孩童仍持續湧入美國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89>)）。令人感到奇怪又難過的是——在這個事件背後，真正重要的因素或脈絡卻從未被正視或釐清。

自2014年六月下旬，成千上萬名拉美孩童不顧一切進入美國的浪潮，成為新聞焦點。隨著聳人聽聞的故事而來的，是一一次次眾人情緒高漲又狂熱的示威和反示威遊行；然而，這樣的辯論也不全然只停留在南部邊境，舉例來說，在我的故鄉麻州省，省長德瓦爾·派屈克 (Deval

Patrick) 就曾經轉變為某種人道主義姿態，含淚表示願意收留部分偷渡孩童。此舉雖得到自由派大大的認可與讚許，卻也引來反移民抗議份子嚴正的抗議。同時，在波士頓北部的另外一座城市林恩市 (Lynn) 市長，回應了邊境的國族主義者，宣布她的城市拒絕更多的移民者。幾個月累積下來的情緒、黨派之爭或是政治鬥爭，都已經轉移此事件最該注意的焦點。這是一個令人無奈卻又常見的現象：在這些新聞的背後，總隱藏著許多未被發掘的故事。



() 為了改善生活，許多人冒生命危險翻越美墨邊境。(攝影：their (<https://www.flickr.com/photos/their/>))

根據美國勞工新聞記者大衛·培根的報導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0>)，這些邊境孩童的故事是藉由反移民組織在媒體首度曝光，首先是在德州的激進右翼媒體《布賴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 (<http://www.breitbart.com/>)。該新聞網報導集中在美國總統歐巴馬未能有效控制邊境一事上，影射

歐巴馬這樣膽怯的姿態是為了通過〈兒童入境暫緩返遣程序〉法案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1>)，進而給予一些無證青年暫時的合法地位，同時也為了推動國會中自由派所主張的「全面的移民改革」。按照該新聞網的邏輯之下，那些中美洲的兒童理所當然成了「入侵」美國的威脅。

事實上，這波偷渡潮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布賴巴特新聞網》只不過是將這件長期爭議變成一種「危機」來操弄政治，而各大媒體、政治人物或組織便都在政治光譜的兩極上鉤了。

《布賴巴特新聞網》甚至自豪的聲稱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2>) 是他們德州分社的社長布蘭登·達比 (Brandon Darby) 「點燃了這股全國風暴」，因為他發布了一組組空間狹窄、人滿為患，用來拘留偷渡孩童設施的獨家照片。雖然達比並未說明他是如何得到這些「聯邦政府內部的照片」，然而他解釋了《布賴巴特新聞網》宣稱中美洲孩童「入侵」美國的說法，他們認為：「這些孩童知道他們不會被拒於門外，且能夠在此取得他們所需。」換句話說，這是民主黨人、自由主義者與歐巴馬共同犯下的大錯。共和黨和民粹主義回歸的舞台已經準備好了。

立場親歐巴馬的德瓦爾·派屈克 (Deval Patrick) 與一些促進移民權利組織則採取煽情的本土敘事，派屈克認為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3>) 「出自於人道主義，我們必須想點辦法，找出一個能夠幫助這些偷渡難民的方法」，並且主張這並不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更應該是「國家的愛與信念」的問題。

然而，麻州的共和黨政治人物，如林恩市市長朱蒂斯·甘迺迪·芙蘭根 (Judith Kennedy Flanagan) ，就抱怨這些違法移民者帶給他們社區的影響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4>)，並將政府的公共財政問題轉為仇外的機會。芙蘭根說：「現在我們的學校系統跟醫療衛生部門已經無法負荷這些非法移民，市政財務的預算本來就相當緊縮，無法再調整教育經費，更收容不下這些新入學學生的註冊支出」。麻州發言人馬克·龍巴度 (Mark Lombardo) 也同意芙蘭根的說法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5>)，「我們真的無法負擔，我們甚至連本州的孩童都無法顧好了，居住在這裡的退伍軍人與家庭也都正在為麻州的財務困境共同奮鬥。我們一定得將美国家庭排在首位。」

7月26日，上百名抗議者在波士頓公園示威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6>)，要求政府必須「讓美國人民優先於違法移民者之前」。許多評論者指出，對於那些富裕的自由派來說，要將這些孩童強送進貧窮社區當然不成問題，但誰又要來處理國內貧窮、街友與退伍軍人無法得到醫療照護的困難？在上述問題層出不窮時，為什麼政府還要將資源轉移到這些中美洲的孩童身上呢？（共和黨這種建立在種族、身分的論述，就像是回到尼克森總統時代 (<http://www.amazon.com/dp/1595587071/ref=nosim/?tag=nationbooks08-20>)，但的確吸引了許多白人藍領階層的支持）

到底是哪個中美洲？

一邊是充滿道德、人道主義式的搶救孩童呼籲，另一邊是強調貧困城市和美國人需求，這兩種看似衝突的敘述，其實正好能互補。他們都為維護政黨利益而玩起了受害者的遊戲。基本的問題：「共和黨人或是民主黨人，誰在捍衛最貧困的受害者方面，獲得了更多的分數？」兩方皆以人道主義至上的立場自居，卻都刻意迴避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問題。幾十年下來，他們一面為邊境的移民議題悲嘆，另一方面共同製造更多的問題。

不幸的是，許多自由主義者及促進移民權利組織，並沒有提出超越人道主義的分析，並且支持民主黨。像麻州移民難民倡議聯盟 (<https://www.facebook.com/MIRACoalition>) (Massachusetts Immigrant and Refugee Advocacy Coalition) 用盡苦心向大眾倡議「我們為正義發聲，並且關心所有有需要的孩子們！」，卻仍無法發揮多大的影響力。除了「為所有孩子站起來」的訴求之外，該聯盟於8月7日重回波士頓公園遊行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7>) 的目的，似乎也只為支持派屈克有意在麻州創建臨時拘留中心的提案。甚可惜的是，透過持續散播《布賴巴特新聞網》戲劇性的照片，並採用右派的基本敘事邏輯，自由派錯過了超越枯燥辯論、並探究更有結構性、更有意義的問題的機會。

事實上，這幾個月來被稱為「危機」的根本不是什麼「新」聞，而對於拘留孩童安置地點的「激辯」也不是關鍵，因為中美洲青少年跨越美墨邊境的數量自2000年起便持續穩定上升。自二十一世紀起，在邊境所逮捕的未成年人數，從一年幾千人開始增加，但2011年為止每年平均是6,000至8,000人，2012年該年為13,625人以及2013年的24,668人。2014年2月發表的一篇研究 (http://www.uchastings.edu/centers/cgrs-docs/treacherous_journey_cgrs_kind_report.pdf)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ooloud/14650992597>)
湧現的兒童移民潮，既有的收容所已經不堪負荷，造成嚴重的人道危機。（影像來源：Breitbart News Network (<http://www.breitbart.com/Breitbart-Texas/2014/06/14/Breitbart-Brandon-Darby-Inhumane-Open-Border-Policy-Creates-Humanitarian-Crisis>)）

甚至預估今年將會有高達60,000兒童被逮捕。因此美國的拘留設施變得擁擠不堪也是可預期的。在此看來，只要有人持續關注這樣的問題，就算他不是專家，也會發現達比在六月發布的獨家內幕照片根本不是一樁秘辛。

當今美國偷渡問題其實不難掌握，主要有三個原因讓這些中美洲年輕人冒生命危險跨越邊境：一、他們在原本的國家缺少機會。二、他們必須逃離暴力。以及最後一點：有更多人是為了與已經逃到美國的父母親或家人團圓。雖然新聞上概括性稱呼這些違法移民是「中美洲的孩

童」，但實際上，大部分被拘留的人只來自中美六國的其中三個國家：瓜地馬拉 (Guatemala)、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和宏都拉斯 (Honduras)，幾乎沒有來自貝里斯 (Belize)、尼加拉瓜 (Nicaragua) 或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的非法移民。此一現象對於還記得八零年代的人應該並不意外，當時大批的美軍軍事「援助」進到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三國，在當地創造一個極度不平等的惡劣環境，其種下的惡果至今仍未了結。

美國在九零年代經歷一連串的修法與法院判決後，判予自中美洲跨越邊境的未成年人特別待遇。他們不必像墨西哥孩童 (有著和中美洲孩童幾乎相同的數量和原因) 立即被遣返，而是被轉移到有容納個人設施的難民安置辦公室 (Office of Refugee Resettlement, ORR) (而非像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拘留中心)，並為他們當中可以被釋放的人提供服務，以查詢家人的去向。從那時起，一連串冗長的聽證程序開始，為的是審查拘留人身分是否每個細節都符合移民救濟。若無法符合條件，他們將被驅逐出境。這些「獨身」孩童在越境時多半沒有雙親或是法定監護人的陪同，但大部分的人都有親屬在美國本地等著與他們重逢。

德瓦爾·派屈克與朱蒂斯·芙蘭根在這事件上顯然是在各說各話，因為兩人關注移民程序的焦點並不同。派屈克提議要在州內設立一處由聯邦政府補助的拘留所，可以讓尚在難民安置程序中的孩童們暫時居住，這樣的「解決之道」是相對粗糙的「人道主義」。而芙蘭根與反移民示威者們則擔憂，像林恩這樣本來就入不敷出的城市，竟然還要接收上百名非法登陸的瓜地馬拉孩童，可能還要將他們釋放、與家人同住。很多網路上的批評者指出，非法移民家庭大多生活在如林恩那樣的貧窮城市地區，當地政府本身就資金嚴重不足。換句話說，這些城市是最不具備財力提供如教育這樣的義務服務，但這卻正是新移民者最需要的。

為什麼孩童們會非法湧入美國？

真正的危機到底為何？問題要如何才能解決？

就讓我們來談談真正的危機是什麼吧！首先，美國的政策直接導致了今日在瓜地馬拉、薩瓦爾多與宏都拉斯的多重危機 (<https://www.cooloud.org.tw/node/80298>)。華盛頓政府在1954年精心策畫，推翻瓜地馬拉改革派的民選總統賈格布·阿本斯 (Jacobo Arbenz)，並扶植一連串野蠻專制的軍事政權，殘暴地鎮壓推動社會變革的農民與民眾運動，甚至以自由貿易之名強加對外國投資者有利的經濟政策，被證明是導致瓜地馬拉鄉村與城市貧窮的主因。

由於美國在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所發動的骯髒戰爭，大多數農民的社區被焦土政策所蹂躪並受到右翼游擊隊掠奪，難民們在1980年代起開始湧進美國。宏都拉斯則是在2009年，由美國支持的軍事政變，推翻了該國的民選左派總統之後，難民潮才開始湧現。如今越過邊境的孩童往往是最早一代難民的兒女或是孫輩，他們正逃離戰爭或是掠奪過後所遺留下來的暴力肆虐與經濟破壞。也就是說，幾十年來共和黨和民主黨同樣熱中推動的政策，正導致了目前的「危機」。

其次，美國對非法勞工的巨大需求，使得父母們離開子女來到美國，從事如打掃房院、洗碗、生產與加工食品的工作。而他們的低工資勞動維持了美國的經濟。一代又一代，這個國家的移民政策一直視墨西哥和中美洲為「工人」，卻未賦予他們應有的法律保障和人權。但工人也是人，人會有孩子。換句話說，目前的危機部分源自於，我們的經濟依賴這些人提供廉價勞動力，但他們被迫與子女分隔兩地。而當他們想要與家人團聚時，我們卻又感到恐懼或擔憂。

最後，當聯邦政府寄望地方社區跟學校系統要容納更多越境的青少年時，他們也必須提供更多援助，因為許多接收移民者的地區確實面臨著危機。如果這些兒童因為聯邦法律和聯邦機構，被大量分配到已經資金已經匱乏的社區及學校，那聯邦政府也應該確保該社區有能力為移民兒童提供服務。與其每年為簽署拘留、驅逐文件和進一步將邊界軍事化而花費數十億美元 (<http://www.immigrationforum.org/images/uploads/MathofImmigrationDetention.pdf>)，政府更應該直接利用那些資金來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

因此，移民權益組織應更積極的批判兩黨的中美洲政策（包括奧巴馬總統的自由貿易議程），及其經濟和移民政策（將移工罪犯化），以及兩方是如何以憐憫青少年移民與抱怨本國窮人乏困的爭論，來使自己置身事外。

我在這裡所說的顯然不是一般民眾會聽到的故事，因為檯面上的政客、媒體跟各種組織不過是在裝腔作勢。那些採取「人道主義」立場的；和那些強調「危機」的；試圖減少政府提供給青少年救濟的；以及那些抗議社區可能會發生像林恩社區般潛在影響的說詞，很遺憾都並不完整。我們正處在一系列完全真實的危局當中，然而這卻不是對立兩造所談論的內容。

特約撰述: 南方國際 (</column/27260>)

建議標籤:

中南美洲 (</tag/%E4%B8%AD%E5%8D%97%E7%BE%8E%E6%B4%B2>)

人權 (</tag/%E4%BA%BA%E6%AC%8A>) 政治 (</tag/%E6%94%BF%E6%B2%BB>)

新移民 (</tag/%E6%96%B0%E7%A7%BB%E6%B0%91>)

歷史 (</tag/%E6%AD%B7%E5%8F%B2>) 移工 (</tag/%E7%A7%BB%E5%B7%A5>)

美國 (</tag/%E7%BE%8E%E5%9C%8B>)

事件分類:

2014中美洲兒童難民湧入美國 (</tag/2014%E4%B8%AD%E7%BE%8E%E6%B4%B2%E5%85%92%E7%AB%A5%E9%9B%A3%E6%B0%91%E6%B9%A7%E5%85%A5%E7%BE%8E%E5%9C%8B>)

責任主編: 徐沛然 (</chiefeditor/%E5%BE%90%E6%B2%9B%E7%84%B6>)



Aviva Chomsky

麻州薩勒姆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拉丁美洲研究專家、著有《移民如何成為非法》(Undocumented - How Immigration Became Illegal) 一書。

相關文章

- 為什麼尼加拉瓜的窮人不偷渡去美國? (</node/80559>)
- 中美洲難民危機：美國製造 (</node/80357>)
- 為什麼兒童難民逃離宏都拉斯? (</node/80408>)
- 宏都拉斯的人權災難：美國因素 (</node/87865>)
- 無人飛機濫炸 上千平民死亡 人權組織：美國恐犯戰爭罪 (</node/80872>)

WIKIPEDIA

委內瑞拉危機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2012年開始的**委內瑞拉危機**是委內瑞拉在烏戈·查維茲總統任期內發生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危機，並在尼古拉斯·馬杜羅任期內延續。本次危機是委內瑞拉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1]全國及人均GDP在2013年至2017年間的收縮幅度，較美國在大蕭條時期所經歷者更甚，也大於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前後曾經歷的幅度。^[2]

在2016年，委內瑞拉的消費物價上漲了800%，經濟則萎縮了18.6%。^[3]饑餓蔓延全國，「委內瑞拉生活狀況調查」（ENCOVI）指近75%的委內瑞拉人因缺乏營養而體重平均下降8.7公斤。^[4]委內瑞拉在2015年的謀殺率達每10萬人有90人，遠高於美國的每10萬人有5人。^[5]

馬杜羅政府及其支持者把本次危機歸咎於「美帝國主義向委內瑞拉人民發動經濟戰爭」。批評者則指責查維茲和馬杜羅政府，並指美國從1998年以來共購買了總值4770億美元的委內瑞拉主要出口貨品（石油），較任何其它國家都多，而美國也是現時少數仍向委內瑞拉現金付款的國家之一。^[2]

目錄

背景

- 查維茲的施政

- 馬杜羅的施政

經濟危機

- 生產萎縮

- 債務

- 物資短缺

- 通貨膨脹

社會危機

- 饑餓

- 罪案

- 人口外流

- 醫療崩壞

- 制裁危機

人道援助

參考文獻

背景

查維茲的施政

2000年代早期開始的油價上升為委內瑞拉帶來自1980年代以來前所未見的資金。查維茲為了維持政治勢力而推行社會計劃，^[6]發起「玻利瓦爾任務」，以提供公共服務改善經濟、文化和社會狀況。^{[7][8][9][10]}援助計劃被指雖然讓部分窮人受惠，但是查維茲及其盟友和夥伴卻較其他人得到更多好處。^[11]玻利瓦爾任務建立數以千計服務窮人的免費診所，^[7]並推行食物^[9]和住屋補貼。^[8]2010年一份OAS報告^[12]提到在消除文盲、改善醫療和減輕貧困的成就，^[13]以及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取得的進展。^[14]一個聯合國的指標也顯示委國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15]受惠於政策的委國低下階層被認為對於查維茲的支持度事關重要。^[16]

查維茲政府啟動的社會工程倚賴石油收益支持，但高油價也為委國經濟帶來「荷蘭病」。^{[17][18]}到查維茲病逝時，其任內的過度開支^{[19][20][17][21][22]}和價格管制^{[9][23][24][25][26]}已明顯難以長期維持下去。委國經濟開始不穩，貧窮、^{[15][27][28]}通貨膨脹^[29]和物資短缺的問題開始惡化。

據分析員所言，到2015年的時候，即使是由查維茲繼續擔任總統而不是馬杜羅，委內瑞拉當時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也會同樣出現。^[30]在查維茲於2013年3月病逝後不久，《外交政策》已明言不管是誰繼承查維茲，他都要接手美洲其中一個最失效的經濟體。^[17]

馬杜羅的施政

查維茲逝世時的經濟政策，大部分得到繼任的馬杜羅繼續實行。馬杜羅接任總統之時，委內瑞拉已經需要面對由查維茲的政策而導致^{[31][17][19][20]}的高通脹以及許多貨品短缺。^{[32][33][34]}

到2014年，委內瑞拉已陷入經濟衰退。^[35]到2016年，委國的通脹率高達800%，是該國在那時的有史以來最高位。^{[36][3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8年1月曾預計委國的2018年通脹率將高達13,000%，^[38]但在同年7月則估計到2018年年底通脹率有可能達到1,000,000%。^[3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委國的2019年通脹率將達到1000萬%。^[40]

經濟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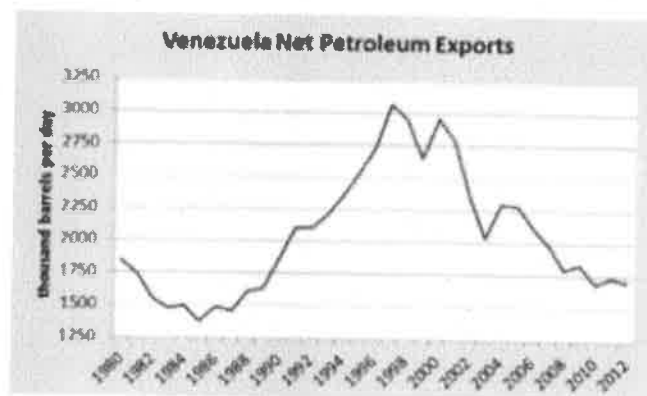
2014年油價從高位回落後，委內瑞拉政府沒有調整政策應對低油價。直至2016年初，由國家零售的汽油的官價每加侖仍低於0.01美元，而官訂的兌美元匯率與黑市價相差150倍。^[41]

2018年7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8年委內瑞拉經濟將萎縮18%。^[39]

生產萎縮

委內瑞拉政府把石油公司國有化後，由於管理不善和設備投資不足，石油產量開始走下坡。^[42]踏入2017年，委內瑞拉石油產量創下25年來的新低，國有的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甚至需要進口液化石油氣應付國內需求。^[43]與此同時，有報導指維持委國經濟最大支柱的石油工人在2017年也有許多人因為長期吃不飽而缺乏足夠體力應付工作，許多石油工人不是病倒就是辭職不幹，進一步打擊該國石油產業。石油公司面對工人離職潮，設立每日辭職人數上限減慢工人流失，工人如果「不辭而別」則會喪失退休金。^[44]

2018年5月，委內瑞拉的每日平均原油產量降至139萬桶。^[45]



委內瑞拉的石油淨出口量在查維茲執政前長期上升，但在其開始執政後轉為跌多升少。

在油價高企年代，委國政府進口大量物品再以廉價售予民眾，造成本國工業無利可圖並開始萎縮，後來的物價管制進一步打擊了本國工業生產。到油價下跌後，委內瑞拉雖然進口大減，但是此時本地生產已無法填補進口減少所造成的缺口，而各種脫離現實的政府管制更造成商家索性停產，使物資短缺更形惡化。^[46]同時造成更多人失業。

債務

據委內瑞拉中央銀行，該國於2014年的國家債務可以分為：

- 公共債務：佔總數的55%，包括本地和對外債券、國庫券及銀行貸款。
- 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財務負債，佔總數的21%。
- 外債，佔總數的15%。
- CADIVI的債務，佔總數的9%。

2017年11月，《經濟學人》估計委國欠債達1,050億美元，而其儲備只有100億美元。^[47]

物資短缺

查維茲推行的價格管制和其它措施造成委內瑞拉出現物資短缺。^{[34][33]}在馬杜羅任內，政府收緊對進口商的外匯管制，造成物資短缺進一步惡化。^[48]

不單是受管制的食物出現短缺，基本必需品、個人衛生用品以至藥物也不能倖免。^{[34][49][50]}在食物持續短缺下，委內瑞拉人採摘野果，甚至到垃圾堆找可以吃的東西充饑。^[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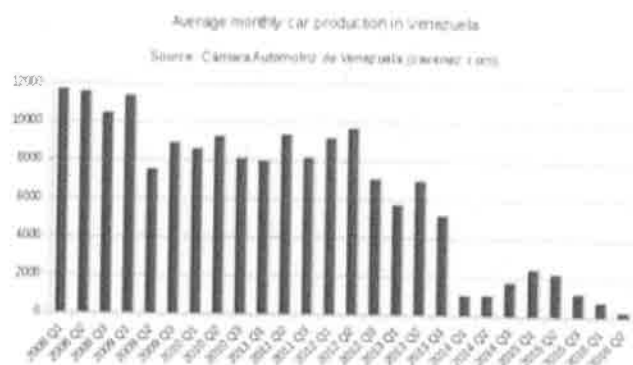
通貨膨脹

根據2018年7月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公布的最新經濟數據，委內瑞拉在截至2018年6月的過去12個月的通脹率達到46,30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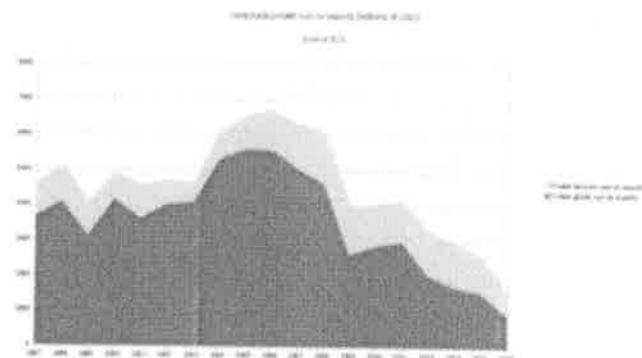
2018年9月，委內瑞拉全國貿易和服務委員會宣稱在馬杜羅政府近期提高最低工資35倍後，委內瑞拉已有大約4成商店選擇關門大吉。^[53]

社會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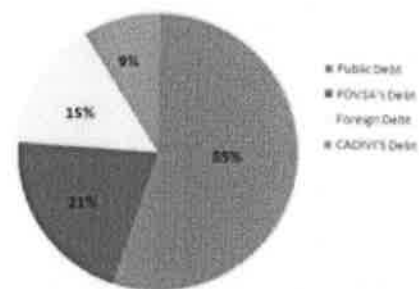
饑餓



委內瑞拉平均每月汽車生產量變遷



委內瑞拉私人非石油出口總值於1997年至2015年的變遷，淺橙色是服務出口，深橙色是貨物出口，數字以百萬美元表示



2014年委內瑞拉債務，藍：公共債務；紅：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債務；黃：外債；綠：CADIVI債務

委內瑞拉陷入饑餓潮後，載運食物的貨車需要有武裝人員護衛方可避免遭到襲擊。仍有食物售賣的商店也需要士兵駐守以阻止饑民搶掠。^[54]

《紐約時報》於2017年在委內瑞拉進行調查，涵蓋該國17個州的21間公立醫院，醫生向調查員表示其醫院的急症室擠滿嚴重營養不良的兒童，此種狀況在經濟危機開始之前他們極少遇到，並表示「已有數以百計的人死亡」。面對饑餓蔓延，委國政府以隱瞞或延後發布衛生統計數字應對，並想方設法使醫生不敢記錄那些可能使人聯想到政府政策不當的入院或死亡個案。^[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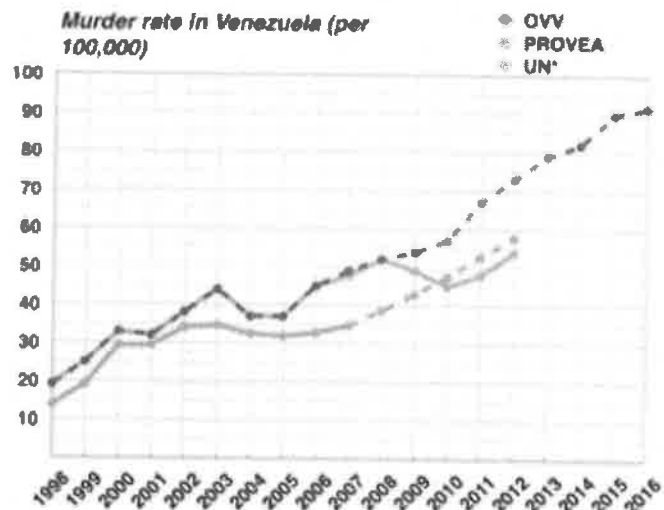


從垃圾堆覓食的委內瑞拉人

委內瑞拉民意調查機構Meganalisis於2018年9月發布的一項民調顯示，30.5%的委內瑞拉受訪者說他們經常一天只吃一餐。28.5%的受訪者說他們每星期至少一天「沒有或幾乎沒有」吃東西。78.6%的人說他們難以找到足夠的食物。84.3%的人表示如果「多國干預」可以帶來大量糧食和藥物，他們會支持。^[56]

罪案

暴力罪案特別是謀殺案的上升，曾被指「也許是」委內瑞拉人在本次危機中「最關心的事」。據報委國於2015年共有27,875人死於謀殺，即是每10萬人有90人，遠高於美國的每10萬人有5人。^[5]《紐約客》指委國有全球最高的暴力罪案率，舉報的罪案只有不到2%得到起訴。^[65]《紐約客》的一名記者稱即使身處瓦倫西亞的公立醫院也不安全，有劫匪到那裡向員工和病人下手，雖然有許多警察和民兵在那裡，但那些人的任務不是保衛醫院，而是阻止新聞工作者採訪政府不想他們報道的醫院實況，據報那些警察甚至與劫匪串通，並分得一部分贓物。^[65]



1998年以來委內瑞拉每10萬人謀殺率變遷

來源：OVV、^{[57][58]}PROVEA、^{[59][60]}UN^{[59][60][61]}

* 由於缺乏數據，2007年 - 2012年的UN線是模擬。

人口外流

自從查維茲當上總統後，直至2018年初已有400萬委內瑞拉人離開本國到國外生活。^[66]《華爾街日報》稱許多委國白領因為高罪案率、高通脹以及有增無減的國有社會主義管制而選擇逃到國外生活。^[67]另有估計稱從1999年至2014年間有超過150萬人從委國移民出境。^[68]

在查維茲首次當選總統的1998年，只有14名委內瑞拉人獲美國批准庇護，^[69]然而在2005年9月30日止年度內獲美國批准庇護的人數已大升至超過1,000人。^[70]查維茲主張把財富向窮人再分配的言辭引起富裕以至中產階層憂慮，推動第一波移民潮。^[71]美國駐委國的外交人員曾於2002年在致本國的電文中指出「熟練勞工外流可對委國未來造成嚴重衝擊」。^[72]

學者和商界領袖表示委國的人口外流在查維茲任內的最後數年以及特別是在馬杜羅任內顯著加劇。^[73]第二波移民潮有許多受經濟危機所害的低下階層加入其中，他們曾是查維茲試圖幫助的民眾，但是也因為不滿國內狀況而選擇出國。^[72]據估計在2016年全年有超過15萬人移民出國，是超過10年以來的新高。^[71]2017年全年的移民出國人數更倍升至「數十萬人」。^[74]

委內瑞拉移民危機在2018年更形明顯，聯合國難民署於2018年3月13日向各國政府發布新的指導綱要，鼓勵各國政府保護進入其國境的委內瑞拉人。^[75]

醫療崩壞

在馬杜羅任內，委國政府已無力向醫療工作者提供足夠資金購買所需醫療物資。私家醫生報告說患上可容易醫治的病症卻因為2014年開始的經濟走下坡而只能等死的病人數目多得數不清。^[76]面對本國醫療系統崩壞，到鄰國哥倫比亞急症室求醫的委內瑞拉人數目大幅上升。^[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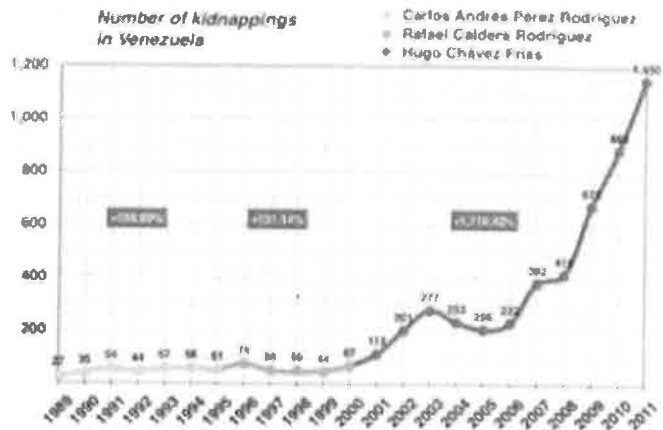
委內瑞拉早於1961年已宣布瘧疾在該國絕跡。但是到2016年該國的瘧疾預防計劃已經崩潰，每年有超過10萬宗病例發生。^[65]藥物短缺也造成該國有數以千計的HIV感染者病發成愛滋病。^[77]

在2016年，嬰兒死亡率上升了30.12%，有11,466宗死亡，孕產婦死亡上升65.79%，有756宗死亡，瘧疾病例上升76.4%至240,613宗。^[78]

經濟危機帶來的低薪加上治安惡化，引致大量委內瑞拉醫生外流到其它國家工作。據委內瑞拉醫療聯盟統計，自1999年起，直至2016年12月已有13,000名醫生離開委內瑞拉。^[79]

制裁危機

制裁危機來自美國長期的經濟制裁，使得國內整體經濟持續惡化，為擺脫貧困在已故前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執政期間，用委內瑞拉能源協定（Petro Caribe）建立區域影響力。然而此舉更被美國視為危及美國利益，美國總統歐巴馬更以對美國形成威脅及違反人權祭出對委內瑞拉制裁的新名單，2017年起，美國強大制裁力度，宣布對委內瑞拉實施新一輪制裁，打擊馬杜羅政府的資金來源，措施包括禁止交易委內瑞拉政府或國營石油公司發行的債券及股票。^{[80][81]}



1989年 - 2011年委內瑞拉綁架數字變遷

來源：CICPC^{[62][63][64]}

* 特快綁架可能不計入數據中。



委內瑞拉醫療開支佔GDP的百分比 [1]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XPD.TOTL.ZS?> page=3)

人道援助

雖然委內瑞拉糧荒日趨嚴重，但委國政府直至2018年仍拒絕接受其它國家的人道援助。^[82]

參考文獻

1. Moody's: Political risk poses major challenges to credit in Latin America.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2017-08-29 [2017-08-30].
2. Krauze, Enrique. Hell of a Fiest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018 [2018-03-01].
3. Venezuela 2016 inflation hits 800 percent, GDP shrinks 19 percent: document. Reuters. 2017-01-20 [2017-05-01].
4. Venezuela: 75% of population lost 19 pounds amid crisis. UPI. [2017-05-01] (英語).
5. The biggest worry in crisis-ridden Venezuela: crime. Los Angeles Times. 2016-06-06 [2017-05-01]. ISSN 0458-3035 (英語).
6. Venezuela's Expensive Friendships. Stratfor. [2016-01-20].
7. Estrategia de Cooperación de OPS/OMS con Venezuela 2006–2008 (PDF).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p. 54. June 2006 [31 December 2006].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06-10-24) (西班牙語).
8. Fact Sheet. Social Missions in Venezuela (PDF). Embassy of the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to the United States. 2009-11-12 [2017-05-03].
9. Barreiro C., Raquel. Mercal es 34% más barato. El Universal. 4 March 2006 [29 December 2006] (西班牙語).
10. Heritage, Andrew. Financial Times World Desk Reference. Dorling Kindersley. December 2002: 618–21. ISBN 9780789488053.
11. Corrales, Javier; Penfold, Michael. Dragon in the Tropics: The Legacy of Hugo Chávez.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5-04-02: 5. ISBN 0815725930.
12. Press release N° 20/10, IACHR publishes report on Venezuela.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新聞稿).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2010-02-24 [2010-02-26].
13. Alonso, Juan Francisco. IACHR requests the Venezuelan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all human rights. El Universal. 2010-02-24 [2010-02-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05-14) .
14. Schimizzi, Carrie. Venezuela government violating basic human rights: report. Jurist: Legal news and research. 24 February 2010 [25 February 20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20) .
15. Charlie Devereux & Raymond Colitt. March 7, 2013. Venezuelans' Quality of Life Improved in UN Index Under Chavez. Bloomberg L.P. [7 March 2013].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7 November 2014.
16. Meade, Teresa. *A History of Modern Latin America: 1800 to the Present* (Oxford 2010), p. 313.
17. Corrales, Javier. The House That Chavez Built. Foreign Policy. 2013-03-07 [2015-02-06].
18. Corrales, Javier; Romero, Carlos. U.S.-Venezuela relations since the 1990s : coping with mid-level security threa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79–81. ISBN 0415895243.
19. Siegel, Robert. For Venezuela, Drop In Global Oil Prices Could Be Catastrophic. NPR. 25 December 2014 [4 January 2015].
20. Scharfenberg, Ewald. Volver a ser pobre en Venezuela. El Pais. 1 February 2015 [3 February 2015].
21. Gallagher, J. J. Venezuela: Does an increase in poverty signal threat to governmen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2015-03-25 [2015-03-29].
22. Corrales, Javier. Don' t Blame It On the Oil. *Foreign Policy*. 7 May 2015 [10 May 2015].
23. Venezuela's economy: Medieval policies. The Economist. 20 August 2011 [21 April 2014].
24. Las principales causas de la escasez en Venezuela. Banca & Negocios. 27 March 2014 [21 April 20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2 April 2014) .